

李白与大唐

昔人已乘明月去，此地空余明月楼。岂是浮云蔽红日？长安不见使人愁。

□ 记者 孔冰欣

他

是旷古绝今的「诗无敌」。

亦是征逐政治未果，任性而天真的失意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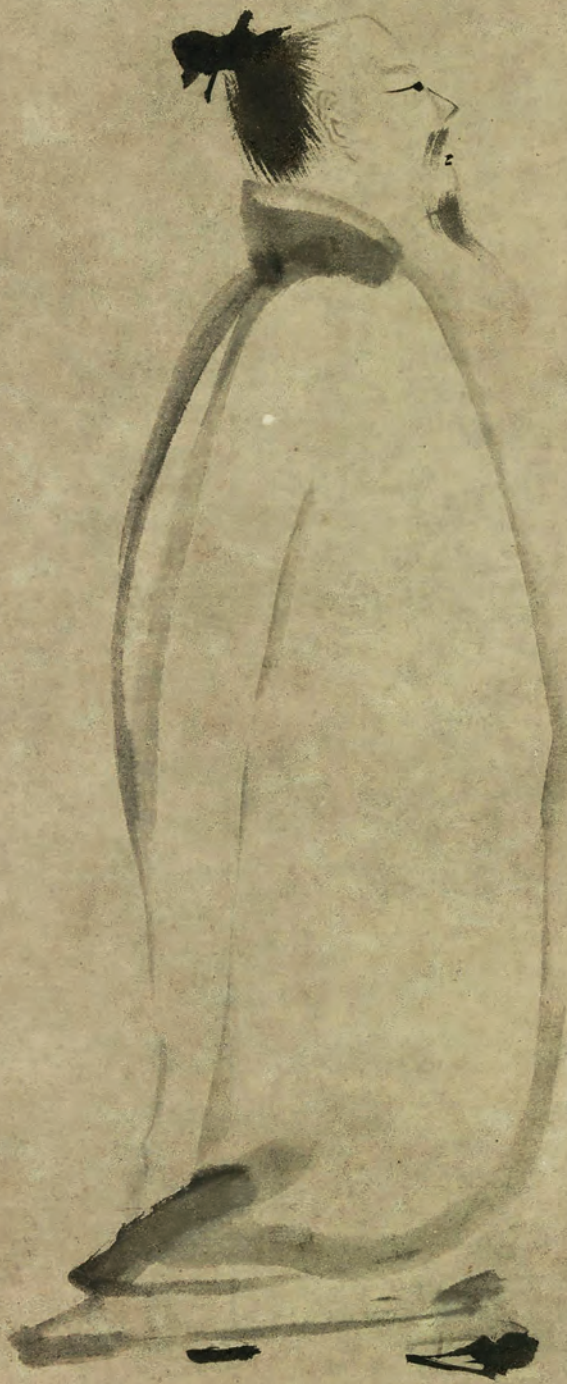
他实在太出名，人人都以为自己对他有相当的了解。但不羁的天才、狂飙的表象之外，如果冷静地另眼审视，我们会发现：他挥霍成习、徒事干谒，甚至抛家弃子，或许还执拗于抛露偏见的世界观。

李白（701年—762年），中国诗史上的一座飘然思不群的高峰，实质上也难以避免人性的弱点，难以避免卷入帝国正午那条轮转不休名利链的无底漩涡。作为一个已经远离尘嚣2000余年的、彻头彻尾的「古人」，他的生平确有许多值得考证、值得玩味的地方。而遍览正史、笔记小说、当代学术研究的最新结果……纵使「大抵有基方筑室，未闻无址忽成岑」，今人可借助资料恢复贺知章口中「谪仙」的部分旧貌，然更多隐秘心事，需要想象、填补，以及入情入理的深度诠释。

当我们在谈论李白的时候，我们更在关注被无数人向往、又被无数人误读的大唐。曾经群星熠熠，同时半明半昧；诗人生平为经，盛世危机为纬——惟有将李白置于他所活跃的特定期代舞台上作观照，故事方显得尤其曲折，命题方显得尤其动人。

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多年后，慨叹过「这一局，某服」的李白，终是等到了被后人慨叹，被后人景仰爱重，被后人推上神坛。

昔人已乘明月去，此地空余明月楼。岂是浮云蔽红日？长安不见使人愁。



《太白行吟图》，南宋，梁楷。